

深水埗的快與慢



深水埗地鐵站月台的頭尾兩端牆壁，貼有充滿社區特色的建築壁畫，濃濃的街道風情展示了深水埗獨特的文化和氛圍，地鐵的快與舊時光的慢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比，成為遊客打卡影相的景點之一。

香港中通社



婺源飄香



繽紛華夏 陳中華

在綿延起伏的翠綠山巒中，一處處粉牆黛瓦的村莊坐落其中，婺源，如一幅水墨山水的畫卷在你面前緩緩展開，不由你不屏氣凝神，驚訝於她的素潔、溫潤、高雅……

婺源被譽為「中國最美的鄉村」。一到婺源，我便睜大眼睛在找尋着什麼……

最先找到的是婺源滿山碧綠的茶樹，一路走來，碧波蕩漾、綿延起伏的都是婺源的茶，儘管不是採茶的季節，遠遠地仍看到茶農勞作的身影。知道婺源是以「茶鄉」而著名的，高山深谷、霧露滋潤使婺源之茶「葉綠、湯清、香濃、味醇」，自古被譽為中國綠茶之絕品。

到了婺源縣城，一下車，我們就直奔茶店。走進一家店舖，茶葉品種倒是不少，但我們嫌它還兼賣瓷器，不太專心，於是打聽了一下茶葉行情，便藉口轉到隔壁一家茶葉專賣店。

店裏一名時尚的少婦，熱情大方，見我們進來趕緊讓座，燒水、洗杯、上茶，乾淨利落。她挑選了兩種茶供我們品嚐，還說：「一聽你們講話就知道是江蘇人，我們的婺源茶比你們宜興茶要好很多，不信你們仔細品品，看是不是我們的茶味更醇，香更濃？」我平時很少喝茶，顯然比較不出婺源茶和宜興茶的區別，但一邊品着嘴裏的綠茶，一邊想着書上對婺源茶的評價：「顏色碧而天然，口味香而濃郁，水葉清而潤厚」，真是恰如其分。仔細品茶的朋友也連連說婺源茶好，於是我們每人買了幾罐。她忙着給我們秤茶、包裝、收錢、找零，最後還每人送一張名片，讓我們需要茶葉時打電話

給她，保證是正宗上等的婺源茶。

婺源又以「書鄉」而著名，厚重的文化積澱讓你時時處處心生敬意。知道婺源是朱熹故里，走在婺源的山道上，吟誦着「半畝方塘一鑿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，深感詩中自然與哲理的奧妙所在。

江灣的文化一條街「書香」濃郁，筆墨紙硯一應俱全。儘管知道「龍尾硯」是婺源的特產，然而，家中已經有了幾方硯台，遲疑着是否再買硯台。店裏老闆似乎看出我的心思，從櫃檯裏拿出一件瓷器向我推薦，說是件梅花形「筆洗」，高仿。仔細端詳，覺得很是不俗，一問價錢，老闆說五百元，一還價，二百元成交。回來後仔細查證，畫畫原作者為晚清徽州籍名家汪章，作於癸卯年，也算是買了一件新「古董」，順便把婺源的「書香」帶回了家。

婺源漫山遍野生長着「香樟」。路邊、河邊、房前屋後，到處可見樟樹偉岸的身影。在曉起村，走過商業街，穿過小巷道，遠遠地便聞到了濃郁的香樟的味道。很快，我們便來到幾棵巨型香樟樹的前面。看着石碑上的「曉起神樟」四個字，讓人肅然起敬。巨型樟樹需仰起頭才能看清它碩大的華蓋，樹幹粗壯需數人方能合抱。

看着這神奇的香樟，情不自禁吟詩一首：「高大巍峨似仙人，四季常青顯精神；由內而外生幽香，出神入化佑眾生。」在神樟前留影後我們又回到了商業街，走進樟木製品的商店，仔細挑選了一隻小巧的木箱，也算是表達了一份對「曉起神樟」崇拜之情。

茶香、書香、木香，婺源的香味清新、優雅、高貴、迷人，令人難以忘懷。



如是我見 楊不秋

作為一個北方人，學習廣東話絕非易事。從最初感覺這門方言好像是「外星球語種」，到如今日常流利使用，甚至連自言自語也是廣東話，這當中除了周遭環境的浸染和點滴時間的沉澱，還有我對廣東話的愈了解便愈喜歡。

廣東話音調婉轉柔軟，比起吳儂軟語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不過，廣東話的九聲調因為我無法掌握而成為我的心頭一痛。相比於普通話，我喜歡廣東話有些特有的用詞，更顯其含蓄有節，含義飽滿。

「唔該」，大概是廣東話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了。初學廣東話時，一直被告知「唔該」是用來表達感謝之意。我不免疑惑究竟何時說「唔該」，何時說「多謝」。當時有個熱心糾正我廣東話發音的

香港同事，她思考之後總結了經驗：別人送你禮物時說「多謝」，其餘情況都說「唔該」。然後還加了一句囑咐，如果實在很難分清，就一律說Thank you，肯定不錯。我深信不疑地秉持這個「送不送禮」的原則很多年，發現自己漸漸變成了一個很少說「謝謝」的人。後來，直到我開始頻繁接觸一些口語廣東話的文字消息時，才看到了「唔該」兩字的真身。字面直解就是「不該」，既是「不該」，就有抱歉、麻煩、不好意思的含義在其中。終於茅塞頓開，明白了為什麼在人流繁忙的街頭，身後常常傳來一句「唔該」。

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詞是「失禮」。現在普通話中幾乎已經不會這麼講了，即便是書面表達，也很少見。第一次聽到這個詞，是港鐵上身旁的一個小朋友扭來扭去，嬉笑調皮，他媽媽就溫柔地指向我並教訓他說：你怎麼可以在姐姐面前這麼失禮？我當下一愣，反應了一兩秒才明白她說的是這個詞。可又奇怪，

在這樣一個口語化的場景，她這樣的表達也很自然，一點也不會讓人覺得做作或刻意古奇。

說實話，在公共場合看到一些完全只圖自己順心，不顧他人感受的不文明現象，我常常感到自己心中會生出一根刺，也變得格外不寬容起來。比如，那些在港鐵上執意要把手機揚聲器放出聲音的人，在車廂裏大聲講電話或者大聲喧嘩的人，在人龍之外故意不肯排隊的人，停留在扶手電梯口妨礙到人流正常進出的人，停留在扶手電梯的左側破壞了「左行右停」規矩的人，等等，這些都讓我不太舒服。

我不知道他們是不認為還是不自知，自己這些行為為實是打擾到了別人，也給別人帶來了不便。我想，如果他們稍許留心一下廣東話裏的「唔該」和「失禮」，並且也用心體會其中的含義，也許他們就會多一些小心，多一陣猶豫，提醒自己不該失禮吧。

靈感迸發《馬刀舞》



自由談 吳捷

哈哈圖良的《馬刀舞》是一首「神曲」，至少要聽一次，才不枉此生。

它令人聯想到自己睡懶覺之後一驚而醒，晚起三慌，東找眼鏡西找鞋，急三火四衝到洗手間門口，卻發現早已有人在內穩坐釣台；或是交工期限將至，寢食難安，偏逢豬隊友，不得不緊趕慢趕，血壓飆升；或者在機場不顧斯文，疾走狂奔，躍過一坨坨箱包，推開一簇簇人山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，去趕二十分鐘後即將離港的飛機。

今年六月是亞美尼亞作曲家哈哈圖良誕辰一百二十周年。他最著名的作品《馬刀舞》不過兩分半鐘左右，但緊張激烈、熱情狂放，兼有勝利與飄逸的氣息，據說是作者小宇宙爆發，靈感紛呈，僅用數小時就完成了。

九歲那年夏天，我在黑白鍵上苦練過《馬刀舞》，時限催迫，在此一搏，正應了全曲的情緒。當時，父母打聽到北京西郊有位老師教授中級課程，遂帶我前去。在教室外等待許久，老師才駕着一輛巨大的摩托車嫻嫻來遲。他三十歲上下，腳踏一雙漆黑的高幫皮鞋，嶄新的摩托車高大閃亮。我立即在心中送他一個外號：「大摩托」。父母說明來意，「大摩托」並不正眼看我，只望着天花板說：「我的學生已經夠多了……這樣吧，我們正練習《馬刀舞》。下星期這時候，如果這孩子能把《馬刀舞》完完整整彈下來，我也可以考慮……」

回家後，我存着一個爭氣的念頭，試彈、記譜，反覆練習。彈《馬刀舞》是個體力活兒。時維大暑，我叮叮咚咚，想用幾十個黑白鍵創造出一個交響樂團的效果。始之以清晰急促的節奏、粒粒分明的音符，繼之以升高八度的重複，隨即是風馳電掣，優雅低調，稍作舒緩後迅猛提速，大鼓鑼鑼，興奮暴躁，嘖嘖嘶嘶，最後初始旋律再現，當演奏者體力將盡、聽眾即將崩潰時，那旋律再躍高一八度，飄至高潮後悠然下滑，輕巧反彈，戛然而止。



▲哈哈圖良的《馬刀舞》，是舞劇《加雅涅》中的一首舞曲。資料圖片

那時外公八十二歲，住在我家。回想起來有些歉然，聽《馬刀舞》要有非常皮實的心腦血管，長者不宜。某日下午正在練琴，有人敲門。原來是兩個鄰居大媽在家中閒聊，忽感地動山搖，遂循聲而來，發現震源。外公顛巍巍搬來兩把椅子，鄰居們端坐一旁，看了幾分鐘我是如何虐待鍵盤的，帶着深受震撼的表情離去。

芭蕾舞劇《加雅涅》首演於一九四二年，其中第四樂章「婚禮」場景有幾段高加索地區民族舞蹈，《馬刀舞》是其中之一，戰後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。我小時候對這些全然不知，後來才有機會聽到哈哈圖良的其他作品。芭蕾舞劇選段《斯巴達克斯和弗里吉亞的慢板》，旋律深情徘徊，攝人心魄。《假面舞會組曲》中的圓舞曲沉重奇譎，夜曲靜謐深邃，馬祖卡喧囂熱情，浪漫曲充滿悠揚的追憶和懷戀，加洛普舞曲隨性、俏皮且歡樂。它們有一點像柴可夫斯基的音樂：旋律華美，色彩濃烈，既陰鬱又光輝，既多愁又明麗，像一襲鑲嵌着華美鑽石的深紫色天鵝絨。

一個星期後，我又來到「大摩托」面前。他拉長聲音問：「怎麼樣啊？彈來聽聽。」我當着全班所有人，將《馬刀舞》演繹得刀光劍影，如雲似錦。曲終，「大摩托」顯然臉上有點兒掛不住，假裝滿不在乎：「彈是彈下來了，也不怎麼樣，給你一個C。」說罷，好像踩死一隻小蟲一般，勝利地微笑。又道：「我們已經練了一個月，好多技巧都還沒過關，你就來一起練吧。」我精神一振：過關了！

在那個溽熱而辛苦的夏天，我將《馬刀舞》的每一個音符敲入自己的血脈。隨着成長，我對它愈加有代入感。聽到《馬刀舞》，或只是在腦海中演奏它，就會忍俊不禁，雖然我的一切胡亂聯想都是暴殄神曲，與哈哈圖良的創作本意相去甚遠。

哈哈圖良與肖斯塔科維奇相識。兩位大師氣質不同，音樂風格迥異，曾奉斯大林之命聯手創作蘇聯國歌以參選。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《見證》提到：「與哈哈圖良相聚，意味着飽餐美食，開懷暢飲，談天說地。」他們一見面就吃喝聊天，不醉不散，工作進度為零，只得決定暫停相見，各寫各的，然後把最好的部分合在一起。最後的國歌版本中，旋律和配器採用了肖斯塔科維奇的，副歌是哈哈圖良寫的。作品提交後斯大林很欣賞，可惜落選。肖斯塔科維奇為人耿直狹介，《見證》對同時代名人品評甚苛，對哈哈圖良總算沒有差評，也許是看在曾經一起醉酒、一同犯過拖延症的情面上。

哈哈圖良成長於多民族聚居的高加索地區最大城市第比利斯，深受當地民族音樂影響，成年後又去莫斯科學習歐洲作曲技巧。他就像其他藝術大師一樣，植根民族，學習異邦，融合古今，擅長多種表現形式和風格。就情緒和節奏而言，《馬刀舞》其實正描繪了所有藝術創作者靈感迸發的瞬間：天機駿利，來不可遏，急促、興奮、勝利、飛翔，彷彿神魔附體，火山爆發，腦海中源源不斷躍出音符、形象和字句。「作詩火急迫亡道，清景一失後難摹。」必須將它們飛速記錄下來，不能有片刻遲延。

今年母親節



人生在線 李憶君

母親節過去了，心裏仍有些思緒。慶祝母親節，女兒的安排照例是外出晚餐。今年稍有不同，是日本料理。女兒說得提早出門，堵車。

母親節是周日，到處車水馬龍在所難免，餐廳更是生意興隆。先前訂桌時，店家就說了，最多兩小時就得讓座給下一桌的客人。事非得已，並非「趕客」。

餐廳很優雅，素淡精緻，但沒情調。透過玻璃門瞧見等位的人越等越多，其實吃飯並不是主要的，重點是一家人坐下來聊天拉家常。但眼見如此情景，再意猶未盡也不好意思久留。一小時不到即匆匆轉移，另覓陣地談天說地去。

許是飯前都喝了些清酒，大夥的談興正濃。丈夫說起小時的陳年往事，說起他上到中學了還不知有母親節這回事。倒是每年他生日時，母親都會給他煮一碗麵線和兩粒紅雞蛋。說着這些事，滿臉竟是稚氣的幸福。又說記得更小的時候，四五歲吧，母親在父親任教的學校當兼職校工，幾乎每天都帶上

他。他靜靜地坐在鞦韆架上遠遠地看着母親打掃。母親騎單車上下工，單車的前面擱着一張藤製的小檯子，就讓他坐在上面。他還記得母親洗衣裳的那口井，有矮矮的圈欄，用水泥和石頭砌成。母親洗衣裳時他在一旁看，然後就蹲下把手伸進水盆裏說要幫忙。有時弄濕了衣褲，母親索性就替他沖涼。井水很冷，母親先取些水拍拍胸口和背後，然後才淋身體，不然身體會凍得哆嗦。後來到外地升高中，再後來去台灣上大學，離家是越來越遠了。畢業後工作打拚，都不在家鄉，不在母親身旁。這恰恰是人生最深刻的無奈與哀愁。所以一有時間必定爭取回家，逢年過節更不必說了。母親生性樸實勤勞，生活節儉，對物質享受沒欲望，甚至輕看物質。喜吃年糕和一切糯米做的點心，那是她最享受也是最開心的。

丈夫喃喃說：這些都是不會忘記的。但是對於母親節，始終不上心，沒留意。我覺得這才是人生，人生不需要太多儀式的東西，切切實實比什麼都重要。

難怪有人說現在的母親節，實際是商業陰謀。不僅酒樓、餐廳、食肆到處人滿為患；鮮花、蛋糕訂單倍增不在話下，各大商場的營銷活動更是不遑多讓；節還沒到，已提早為你設計好體現孝心的「感恩消費」，繽紛高調推出，五花八門，令人眼花繚亂。宣示的正是商品文化的喧嘩，充滿儀式感。

在這樣商業化的社會，有時仍會看到一些淳樸無華的人，心裏是感動的。與此同時，也是明白的。覺得他們就像養在水裏的萬年青，青蔥、鮮嫩，生機勃勃。然而水裏畢竟是沒有養分的，日子一久，便會逐漸枯黃。這也就是說，守住是最難做到的。這也不是意志薄弱薄弱的問題。

回家途中女兒忽然說：媽咪，你是個孤兒。我先是一愣，然後說是啊，媽咪沒父沒母好多年了。女兒說我是孤兒，是因為聽了她老爸的陳年舊事？我有點惆悵，總有一天，她也會

成為孤兒，那是遲早的事。在這屬於母親的節日裏，我沒有母親，不就意味着失去作為女兒的身份了嗎？現在的我，就只得一個母親的身份，且是一個既不養老，也不育幼的母親。因為父母長輩都不在了，育幼的日子也早已過去了。

想起小時候，日子雖不富裕，但有父親在，畢竟是不一樣的。父親逝世後，母親帶着我們過着清苦的日子。那時候，總覺得日子過得特別慢，等等去還沒長大到可以幫母親減輕生活的擔子。

在這母親節的夜裏，想起母親，心裏感然是一點，可同時也是歡喜的。作為一個母親，我想我該是幸福的吧。

母親節過去了。今年的母親節，在吃飯聊天的期間，每上一道菜，我都給拍個照。女兒哈哈大笑：我媽咪好潮耶，手機先吃。

在這樣的氣氛裏，儀式歸儀式，日本料理盤盞中的湖光山色，是一種令人快樂的創作。一些情景，一些感覺，在各人心起伏，日後想起，想必思緒裊裊……